

《明皇杂录》佚文拾遗

王新芳 孙微

摘要: 中华书局本《明皇杂录》是在清张海鹏《墨海金壶》本、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的基础上辑录整理的,然该本的辑佚工作并未臻于至善,尚有散落于宋代类书《绀珠集》、明末清初《钱注杜诗》等文献中的佚文。此外,类书、诗话、丛书等文献对《明皇杂录》的征引多与今传本不同,因此将对这些文献和今传本进行比勘,亦可以参订差异,校正讹误。

关键词: 《明皇杂录》; 辑佚; 《绀珠集》; 《钱注杜诗》; 钱熙祚

中图分类号: I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1)01-0036-06

晚唐郑处海所撰《明皇杂录》一书,是唐人笔记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是研究盛唐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递经清代学者纪昀、张海鹏、钱熙祚等人辑校,中华书局1994年又出版了田廷柱先生点校整理本,收入《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中,堪称目前通行的最善之本。然而该整理本尚存辑而不全、辑而未辨、参校失当、沿袭前人之误等问题,亟需加以解决。为了说明《明皇杂录》整理过程中的问题,下面先从其传本与辑佚过程进行梳理。

一、《明皇杂录》的传本与辑佚考述

郑处海《明皇杂录》成书以后,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相当严重。田廷柱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本的《辑佚》和《点校说明》中指出,《明皇杂录》的“今传本既非原本,也非完帙”^①,“传至宋代已无完本,几经后人辑佚,仍是残缺不全。”^②较早对《明皇杂录》一书进行征引的是宋代的几部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文类聚》、《类说》、《绀珠集》、《白孔六帖》等,但征引的都不完整。此外,欧阳修、宋祁纂《新唐书》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都大量征引《明皇杂录》。所以田先生“至宋代已无完本”

的判断或许并不确切,因为若并无完本依据,进行如此多的征引是不可想象的。《明皇杂录》至少到北宋时还未散佚,必有全本流传,当是一种常见书。不过目前所见的文献中,除了类书、史书的征引和几种书目的著录之外,未见完整宋本《明皇杂录》的留存。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卷32亦征引了《明皇杂录》10条,所引虽漏略过甚,然而却是后代类书中较早的节录,其中的《象愤贼不拜舞》、《鸚鵡冢》条,后代的传本中皆无之。明末清初陈世熙编纂的《唐人说荟》也辑录了《明皇杂录》25条^③,虽非全本,其条目也为后代的辑校者所重视。《明皇杂录》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是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对于这个本子的来源,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极有可能是乾隆朝流传的一个写本,其后《明皇杂录》的流传,基本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嘉庆间张海鹏《墨海金壶》本^④。道光间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明皇杂录》则在张海鹏《墨海金壶》本的基础上校订文字,补辑了散见于诸书的31条佚文而成。此后,张元济《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据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田廷柱点校本也主要是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并参校他本而成。此外,《明皇杂录》的版本还有民国间刊印的吴增祺编《旧小说乙集·唐》,该本的来源和依据已不可考,

①郑处海《明皇杂录》,《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63页。

②郑处海《明皇杂录》,第4页。

收稿日期:2010-04-22

作者简介:王新芳(1973—),山东临沂人,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元明清文学。
孙微(1971—),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

③此丛书为清初桃源居士辑,凡144种,嗣后山阴人莲塘居士陈世熙又从刻本《说郛》中补入20种,稍广其传。

④张海鹏(1755—1816),原名荣基,字若云,号子瑜,昭文(今江苏常熟)人,清代刻书大家,曾刊刻《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等丛书。

共辑录了《明皇杂录》17条，虽甚为简略，但所收条目和今传本比较起来颇有异同。

纵观《明皇杂录》的版本流传与辑佚过程可以发现以下规律：一、宋代的类书、诗话等文献作为《明皇杂录》较早的征引者，是辑录其佚文的最主要来源。如钱熙祚所辑《守山阁丛书》本辑录的31条佚文，就来源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文类聚》、《证类本草》、《玉海》、《白孔六帖》、《碧鸡漫志》、《海录碎事》、《能改斋漫录》。今人田廷柱则以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对《明皇杂录》进行了整理点校，在钱氏补辑本的基础上重加补辑，又得12条佚文，主要是从《太平御览》、《通鉴考异》、《类说》、《诗话总龟》、《海录碎事》、《唐人说荟》等文献中辑得。而《太平御览》、《海录碎事》等书正是当年钱熙祚补辑《逸文》的主要来源，从中也可可见钱氏当年辑佚之疏漏。二、除了类书、诗话的部分征引之外，丛书丛刻成为保存《明皇杂录》的主要载体。《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唐人说荟》、《旧小说》这几部丛书中的《明皇杂录》成为后代整理点校本的底本和参校本也证明了此点。不过陶宗仪《说郛》、陈世熙《唐人说荟》、吴增祺《旧小说》等文献对《明皇杂录》的载录都是不完整的，然而其中的条目内容与今传本存在较大差异，极有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辗转众手，文字得到不断点窜删削导致的，由此可见该书流传的复杂性。

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明皇杂录》并未认真参校《太平御览》、《类说》等书，这是因为钱氏认为：“至字句间小小异同，恐伤琐屑，不复识别。类书援引，往往删节成文，间加点窜，要不足为据也。”^①至于陶宗仪《说郛》本及陈世熙《唐人说荟》本，钱氏则完全未加参校，可谓失之眉睫。另外，中华书局点校本从《唐人说荟》等丛刻中辑录佚文也存在很多问题。《唐人说荟》之不可据，鲁迅、汪辟疆、周勋初诸先生早已言之多矣^②，因此据以辑录佚文，更当慎加考辨。例如中华书局本《明皇杂

录》据《唐人说荟》辑录的唯一一条佚文《碧芬之裘》云：

玄宗与贵妃避暑兴庆宫，命进碧芬之裘。
碧芬出林氏国，乃驺虞与豹交而生，大如犬，
碧于黛，香闻数十里，太宗时贡，名曰鲜渠上
沮。鲜渠，华言碧；上沮，华言芬也。^③

检《唐人说荟》本《明皇杂录》末条即此条，然其中“上沮”均作“土沮”，这样问题的存在，让人不禁要对辑录者依据的版本产生质疑^④。明周家胄《香乘》卷7、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28亦征引此条，然其中的“香闻数十里”，均作“香闻数里”。《香乘》卷7于“玄宗与贵妃避暑于兴庆宫”下尚多出“饮宴于灵阴树下，寒甚”等字。应该指出，《香乘》、《玉芝堂谈荟》这些文献还要早于《唐人说荟》，甚至有可能是《唐人说荟》辑录的文献来源之一，本应加以参校。除此之外，中华书局本《明皇杂录》对从宋代其它文献中辑出的佚文，亦缺乏文献之间的相互比较参订，下面试举一例加以说明。中华书局本之《辑佚》据《诗话总龟》收录《明皇吟傀儡诗》条云：

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曰：“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⑤

检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陶宗仪《说郛》本均有此条，文字颇有异同。如《唐诗纪事》卷29引《明皇杂录》云：

李辅国矫制，迁明皇西宫，力士窜岭表，
帝戚戚不乐，日一蔬食，吟诗云：“刻木牵丝
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
还似人生一梦中。”^⑥

陶宗仪《说郛》本《明皇杂录》之《明皇移居西宫》条云：

上既自蜀还京，居南内，其后李辅国矫制，
移上西宫，玉真公主徙居于外，高力士而下悉
放逐岭表。上因蔬食，或饵药辟谷，肃宗泣涕
切谏，自是日不过一食。上常怀戚戚，但吟：

①钱熙祚《明皇杂录校勘记序》，郑处海《明皇杂录·附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89页。

②汪辟疆《唐人小说序例》指出，“《唐人说荟》等丛刻，或擅改篇名，或妄题撰者，概不据录。”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云：“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摭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黔刳几尽。”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的幅兴与传播》也指出，《唐人说荟》存在篇章割裂、假托名人、删改篇名等问题，见《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54—60页。

③郑处海《明皇杂录》，第63页。

④中华书局本所据之《唐人说荟》为清末扫叶山房石印本，本文所据之版本为清同治八年冬（1869）刻本。

⑤郑处海《明皇杂录》，第66页。

⑥计有功《唐诗纪事》于此诗后注曰：“不知明皇作，或咏（梁）锺诗也。”《文苑英华》卷212题作《窟磊子人》，作者署为“梁锺”。《全唐诗》卷202则为梁锺作，诗题作《咏木老人》，题下注云：“一作《傀儡吟》，一作《咏窟磊子人》。”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是人生一梦中。”^①

三者相较，虽内容相似，但文字差异较大。且此诗的作者，阮阅《诗话总龟》称李白，计有功《唐诗纪事》称梁锬，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则题明皇本人作。可见到了宋代，“刻木牵丝作老翁”一诗的作者已经相当混淆。不过若从文献校勘的角度来看，《唐诗纪事》、《诗话总龟》、《万首唐人绝句》、《说郛》本的这些差异之处，正可互为参订，由此可见中华书局整理本的工作还是不够细致的。

二、宋朱胜非《绀珠集》卷2征引《明皇杂录》之佚文

中华书局本《明皇杂录》依据的《守山阁丛书》本虽比较完整，又经过清代校勘学家钱熙祚的校勘辑佚，然而钱氏本相对晚出，在辑校过程中又相当草率，参校文献范围比较狭窄，宋代许多类书虽加参校却并未作为佚文辑出。即使经过当代点校者的进一步整理，但毕竟是屋下架屋，辑佚工作并未臻于至善，散落于其它文献的佚文，仍有待辑录和拾遗。笔者经检索发现，宋代类书《绀珠集》对《明皇杂录》的征引，仍有上述各本均未收录的佚文。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二引《明皇杂录》39条，次序和条目均与今本不同。经过和中华书局本对勘，发现这39条与中华书局本中的31条相关。其中《燕帝须》、《笏囊》、《象笏盈榻》、《霓裳》、《五色鹦鹉》诸条，中华书局本失收，当为《明皇杂录》佚文。

《燕帝须》本与《五王帐》为同一条，中华书局本《逸文》据《六帖》征引曰：“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②，号五王帐。”而《绀珠集》卷2《五王帐》、《燕帝须》条曰：“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起卧，号五王帐。薛王病，亲设药，误燕其须。”比中华本多出“更起卧”、“薛王病，亲设药，误燕其须”等字，当据补。又《绀珠集》之《象笏盈榻》条曰：“崔琳族盛，每群从内集，象笏堆盈榻。”中华书局本缺载，然于《逸文》中据《事文类聚》前集卷52收《崔琳少嫔麻之丧》条云：“崔琳三十年间，无中外嫔麻之丧。”《类说》卷十六《三十年无嫔麻丧》条亦云：“崔林群从，多至大官，每宴集，组绶相辉，设一榻，置象笏，犹重迭其上，三十年间无中外嫔麻之丧。”可见《绀珠集》所录《象

笏盈榻》条，应与中华书局本《崔琳少嫔麻之丧》为同一条佚文，《类说》所引文字则相对较为完整。又《绀珠集》之《五色鹦鹉》条云：“开元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中华书局本缺载。又《绀珠集》之《霓裳》条云：“法善引上至月宫，因聆天乐归，传其音为《霓裳羽衣曲》。”此条本列于《绀珠集》之《游凉州》条后，中华书局本亦有《玄宗夜游凉州》条云：“正月望夜，上与叶法善游西凉州，烛灯十数里，俄顷还，而楼下之歌舞未终。”《绀珠集》之《霓裳》与《游凉州》条内容均为叙叶法善之仙术，应为一条而割裂为二。再如《笏囊》条云：“故事：朝臣搢笏乘马，张九龄体弱，常令持之，由是设囊。”^③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本失收，中华书局本从缺。除了上述失收条目外，《绀珠集》征引的39条《明皇杂录》均标有题目^④，虽不能确定《明皇杂录》原帙是否每条都拟好了标题，但这些题目似也可作为参校内容之一，而钱熙祚、田廷光等人均未参校，竟至自拟标题，殊为遗憾。众所周知，《类说》和《绀珠集》等类书转引他书文字时，往往大加删改，殊失原貌，但作为宋代较早收录《明皇杂录》的类书，对于这样一部散佚严重的书而言仍是珍贵的文献来源，因此钱熙祚以至于田廷柱先生校勘《明皇杂录》时未能加以参校是不应有的失误。

三、《钱注杜诗》征引的《明皇杂录》佚文

明末清初钱谦益所著《钱注杜诗》卷7《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注引《明皇杂录》云：

天宝中，上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苑。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晓音度。安禄山从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遂不类人间。诸公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弟子。每授曲之终，皆广有进奉。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遗，妍妙皆冠绝于时也。又曰：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

①陶宗仪《说郛》卷32，中国书店1986年版，30页。

②“五王”，文澜阁四库全书本《白孔六帖》卷14作“诸王”。

③按：此条内容为《旧唐书·张九龄传》所采：“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

④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本、吴增祺编《旧小说》本《明皇杂录》亦均有标题。

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皇杂录》正文中并未辑录此条，而于《逸文》之《怀素书取法公孙大娘剑舞》条云：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惊鸿，或如飞燕。娑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纪。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剑舞，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②

另外，《逸文》之《杨贵妃擅琵琶》云：

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洞知音律。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安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逦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夔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广有进奉^③。

其实《太平御览》对《明皇杂录》的相关条目早有征引，但文字差异较大：

上御勤政楼，大张声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仍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时刘晏为秘书省正字，年方幼小，形状犂劣，而惠悟过人。上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为施粉黛，与之巾栉。上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是嫌轻更着人。”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晏。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士谓之春秋设。大张伎乐，虽小大优劣不同，而极其华侈，遐方僻郡，欢纵亦然。^④

天宝中，上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洞知律，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安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逦逦檀为之，清润如玉，光辉可见。有金缕红文夔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

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皆广有进贤。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坐客闻之，莫不掩泣罢酒。^⑤

中华书局本《明皇杂录》卷上《神童刘晏》条“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后有清钱熙祚校记云：“《御览》‘文’作‘绫’，此下有‘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士谓之春秋设。大张伎乐，虽小大优劣不同，而极其华侈，遐方僻郡，欢纵亦然。’四十九字，今本无之。然语多不可晓，疑亦有脱误。”^⑥可见钱熙祚参校《太平御览》时已经注意到有关公孙大娘的一段话，但是钱熙祚认为有“脱误”而未采，中华书局本亦加沿袭而未能补辑。我们将《太平御览》、《钱注杜诗》中对公孙大娘舞剑器的一段文字征引和中华书局本相关条目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钱注杜诗》和《太平御览》所引内容大致相同，而中华书局本所引《逸文》疑有脱漏。诸家征引的这两条《明皇杂录》文字，颠倒错乱的情况较为严重。《太平御览》作为较早征引《明皇杂录》的文献，虽所引内容多加点窜删削，在辑佚时无疑仍值得重视。这一点正好在《钱注杜诗》更为翔实的征引中得到证实，因此这段文字当是《明皇杂录》的一段佚文。

四、《钱注杜诗》征引《明皇杂录》内容的文献价值

《钱注杜诗》所引《明皇杂录》中有关公孙大娘舞剑器的这段文字颇具文献价值。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云：“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⑦对于诗序中的“剑器”、“浑脱”为何物，历代的杜诗注家有连篇累牍的考证，说法不一，然而注者多引《明皇杂录》为证，其所引有关公孙大娘舞剑器的一段文字，均不见于今传本。近代学者陈寅恪和任二北先生对“剑器舞”是不是“舞剑”的问题也都有详细的考证，而二人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同的。陈寅恪先生认为，“舞剑器”就是“舞双剑”

①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17页。

②郑处海《明皇杂录》，第51页。

③郑处海《明皇杂录》，第51页。

④李昉《太平御览》卷56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李昉《太平御览》卷58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郑处海《明皇杂录》，第20-21页。

⑦钱谦益《钱注杜诗》，第216页。

①。任二北先生则认为“剑器舞”并不是舞剑，其云：“不知《杂录》明明将剑与剑器，分作两事举之，中间隔有‘邻里曲’与‘满堂势’，文意无牵混可能，何从强合二者为一？”^②不管怎样，陈、任二位先生在书中都征引了《明皇杂录》：“上素晓音律……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遗，妍妙皆冠绝于时也”这段文字，只是二人均未能直接从《明皇杂录》的传本中找到上述文字，因此只能通过《钱注杜诗》进行转引，由此也可见钱注所引《明皇杂录》这段佚文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再证以《太平御览》中“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的类似记载，已足可以说明钱注所引并非向壁虚构，必有所据。那么钱谦益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其绛云楼中是否藏有《明皇杂录》之稀世珍本呢？笔者遍检《绛云楼书目》，并未发现曾有著录，即使其族孙钱遵王的《述古堂书目》亦未著录是书，这实在让人感到蹊跷。不过已有学者指出，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乃是绛云一炬后钱氏凭记忆追记而成，当有很多遗漏^③。

这就进一步启发我们，《钱注杜诗》是否可以作为《明皇杂录》佚文的另外一个文献来源呢？笔者经过比勘后发现，钱谦益《钱注杜诗》中共征引《明皇杂录》14条，虽然这14条虽并非佚文，均见于点校本《明皇杂录》，但二者文字互有异同，正可作为参校。如《钱注杜诗》卷8《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注引《明皇杂录》云：

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令尝馈牛炙白酒。后漂寓湘潭间，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④

而中华书局本《明皇杂录补遗》之《杜甫之死》条云：

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

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⑤

将这两段文字相互对照可见，点校本比之《钱注杜诗》所引要简略很多，这也进而证明了钱谦益征引之《明皇杂录》极有可能别有所据，明末清初流传的《明皇杂录》与今传本在文字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而这个本子下距乾隆中期才出现的《明皇杂录》写定本要早一百多年，所以《钱注杜诗》对《明皇杂录》的征引对于厘正和校订今传本的文字甚有帮助，当引起整理者的重视。

余 论

既然《明皇杂录》的刻本出现较晚，又非完本，因此对其进行辑佚时，宋代类书与诗话的征引值得引起特别重视。辑佚实践也证明，《明皇杂录》的绝大多数佚文都蕴藏在这些文献中。此外，至少到明末清初，该书定还有别本流传，因此对这个时代的文献征引情况也应进行甄别比较，这对于最大限度地辑录《明皇杂录》的佚文以及参订今本的讹误，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除了对《明皇杂录》继续进行辑佚之外，对已经辑出的条目尚需进行辨析。如中华书局本《辑佚》之《明皇赐虢国照夜玳》条，乃据《海录碎事》卷15辑录，文云：“明皇赐虢国照夜玳，盖希代之宝也。”^⑥又《紺珠集》之《玉叶冠》条云：“玉真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为奇世之宝也。”《太平御览》卷801亦引，文字稍异。中华书局整理本《明皇杂录》卷下《唐玄宗华清宫汤池之豪奢》条云：“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⑦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海录碎事》所载“照夜玳”云云并非《明皇杂录》佚文，应即为今传本卷下《唐玄宗华清宫汤池之豪奢》条中有关“夜光枕”的内容。^⑧此外，今传本《明皇杂录》有钱熙祚据《六帖》、《碧鸡漫志》所辑《逸文》云：

⑤郑处海《明皇杂录》，第47页。

⑥郑处海《明皇杂录》，第66页。

⑦郑处海《明皇杂录》，第29页。

⑧曾慥《类说》卷16征引《明皇杂录》时将上述内容割裂为《取乐富贵》、《玉叶冠、夜光枕、锁子帐》二条，中华书局本则与《唐玄宗华清宫汤池之豪奢》内容并为一条。宋乐史《杨太真外传》云：“赐虢国照夜玳、秦国七叶冠、国忠锁子帐，盖希代之珍，其恩宠如此。”盖由《明皇杂录》转引而来。

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54-155页。

②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178页。

③元尚《绛云楼书目的前世今生》，《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1日。

④钱谦益《钱注杜诗》，第274页。

兴庆宫帝潜邸，于西南隅起花萼、相辉二楼，与诸王游处。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命作乐，有进《水调歌》者，曰：“山川满月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问谁为此词，曰：“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而去。^①

此条下又有钱氏据《六帖》、《鸡肋》所辑《逸文》云：

羯胡犯京，上欲迁幸，复登花萼楼，置酒四顾，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长乐宫中，常置别榻，以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是，命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僧段师弹之。^②

其实上述内容《次柳氏旧闻》已有载录，且径为一条：

兴庆宫，上潜龙之地，圣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爱，及即位，立楼于宫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辉”。朝退，亟与诸王游，或置酒为乐。时天下无事，号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阙，乘传遽以告，上欲迁，幸之，登楼置酒，四顾凄怆，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张乐宫殿中，每尝置之别榻，以黄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俾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寺僧假师取弹之。时美人善歌从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调》。

毕奏，上将去，复留眷眷，因使视楼下，有工歌而善《水调》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歌曰：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出涕，顾侍者曰：“谁为此词？”或对曰：“宰相李峤。”

上曰：“李峤真才子也。”不待曲终而去。^③

通过对比可见，钱氏辑出的这两条《明皇杂录》佚文不仅不如《次柳氏旧闻》完整连贯，而且其中《水调歌》一段文字比《次柳氏旧闻》还要稍为简略，这和《旧唐书》所载郑处海以为《次柳氏旧闻》记事不详、过于简略，乃撰此书的初衷是相矛盾的^④。

《明皇杂录》作为《次柳氏旧闻》的续作，有些内容虽与《次柳氏旧闻》相同，但是往往更为详细，如《次柳氏旧闻》叙及张果事，《明皇杂录》卷下亦叙张果事甚详。因此钱氏所辑这两条佚文虽或经转引失真，不能排除出自《明皇杂录》原帙的可能，但出自《次柳氏旧闻》的可能性更大。这是由于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与郑处海《明皇杂录》成书时间既近，关联又相当紧密，因此在辗转流传过程中相互混杂之故。类书和诗话中对二书的征引并未作严格区分，遂终致混淆。其实这种情况在唐代说部文献的流传过程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极为普遍，因此根据类书、诗话等文献进行辑佚时，尤需进行细致的甄别和判断。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郑处海《明皇杂录》，第56页。

②郑处海《明皇杂录》，第57页。

③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6页。

④《旧唐书·郑余庆传附郑处海传》云：“先是，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处海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